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

乾隆遊開封

馬承鈞

「天涼好個秋」，又到天高氣爽、菊花初綻時節，第二屆開封菊花花會將於國慶六十周年華誕期間盛大開幕。筆者在緊張籌備的花會中心會場，看到一個碩大的彩虹門，美工師正在往上噴繪「楓葉梧青落，霜花菊白堆」十個大字，這兩句出自二百五十年前乾隆皇帝遊覽開封時所作的一首詩，於是不禁陷入「思古」之情。

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——清高宗弘曆，素以風流儒雅、喜歡旅遊著稱於世。他享年八十八歲（一七一一至一七九九），是中國皇帝中最高壽者；他一生鍾情詩文，寫詩達四萬首，可謂「皇帝詩人之最」，他多次出兵平定「疆獨」、「藏獨」，捍衛了國家的統一，自稱「文治武功十全老人」；他喜歡漫遊天下，首創六下江南的紀錄，堪稱皇帝中的「第一旅行家」。他沿大運河暢遊了濟寧、南京、揚州、無錫、杭州等城市，也到了河南開封，並留下墨寶和詩。

對於汴京古時的繁華，早在當太子時，乾隆就從珍藏於紫禁城迎春閣內的北宋名畫《清明上河圖》中諳熟於心了，汴京成為他心中的一個「情結」。他登基的第一年（一七六年），就組織陳枚、孫祜、金昆等清宮畫院五位畫家按各朝倣本、取各家所長聯袂完成《清明上河圖》摹本，並增添明清時的踏青、戲劇、雜技、擂台等民俗情節，被專家譽為臨摹最佳範本。所以，乾隆一定要找時間親臨古都一睹其真容。

一七五〇年菊花盛開季節，不惑之年的乾隆皇帝首次駕臨開封，這是他唯一的開封之行。為迎接「真龍天子」大駕光臨，進士出身、曾任兵部侍郎的河南封疆大吏——巡撫鄂容安（一七一四至一七五五）煞費了苦心。他將自己的衙署精心改造成行宮，把巡撫機關搬到按察使司署，按察使司署則移到大道觀，大道觀中道士則被安置到萬壽宮（會館）。鄂容安的巡撫衙署位於鐵塔之東，環境幽靜、風光秀麗，頗得乾隆歡心。於是龍顏大悅，一連在開封住了多日。

親臨千年帝都，乾隆遊覽名勝古跡、品嘗珍饈美味，也巡視了河道交通及民生百態。在臨時行宮，鄂容安為皇上安排了許多開封名吃，包括著名的「炸八塊」、「鯉魚焙麵」等。炸八塊又稱八塊雞，為汴京傳統佳餚，其色澤金黃、外酥裡嫩，鹹鮮味美，汴京素有「乾搗炸醬不要芥，一隻雞子剁八瓣」之說。「鯉魚焙麵」則是由糖醋鯉魚和焙麵兩道名菜配製而成：將優質黃河鯉魚炸至金黃色，蓋上麵粉拉成細如髮絲的「絲綿被子」，再澆上鮮香味美的湯汁。乾隆對這些美味大加讚賞，還將其納為宮廷御膳。

巡撫衙署瀕臨鐵塔寺，乾隆自然要登臨鐵塔、視察鐵塔寺。當時鐵塔寺規模可觀，但略顯陳舊。寺院長老乘機向乾隆稟報想修繕寺院，皇帝當即應允並囑有關部門撥款。翌年，河南左布政使（相當於今民政廳長）徐化成奉旨改修鐵塔寺，乾隆御賜名為「大延壽甘露寺」，並題詞「華嚴香海」匾額及對聯，使寺院重振雄風。但乾隆御賜的這個寺名並未流行開來，老百姓仍稱其為「鐵塔寺」，可見皇帝「諭旨」也並非「一句頂一萬句」的。

為紀念大禹治水而建的禹王台，是開封最著名的古跡。禹王台內的古吹台為春秋時晉國大音樂家師曠吹奏處，李白、杜甫、高適曾攜手漫遊此地，建有「三賢祠」紀念。乾隆來到禹王台，見滿園金菊盛開賞心悅目，當他見到其祖父康熙御書的「功存河洛」匾額，聽鄂容安講起師曠的傳奇故事，不免「發思古之幽情」，於是心血來潮，當即吟成一首五言長詩：「京國探遺跡，苔碑率隱埋。何期得古最，果足暢今來。勝日停鑾蹕，凌晨陟吹台。傳蹤思顧曠，作賦羨鄒枚。風葉梧青落，霜花菊白堆。尋廟欖郊郭，俯木極崔巍。柱子真豪矣，梁王安在哉。無須命長笛，爲恐豫雲開。」

這首即興詩，集寫景記事抒情於一身，將吹古台淵源、師曠奏琴、李杜詩情、滿園秋菊與作者真情實感融匯一體，文采斐然，在乾隆的數萬首詩作中堪稱上乘，屬下官員自是大喜過望，少不了恭維溢美一番，鄂容安即令工匠將皇帝題詩雕刻成碑千古流芳，這便有了如今立在禹王殿後八角亭內的「乾隆御碑」，其中的「楓葉梧青落，霜花菊白堆」更成為汴人津津樂道的佳句，每年開封菊會上都能看到這兩句詩。



西方「啃老族」

馬佳

活。社會學家憂心忡忡將「啃老族」稱為「新失業群體」。

其實，「啃老族」並非中國特有，在一向注重個人獨立的西方國家，也有不少「啃老族」呢！在美國，啃老現象被稱為「boomeranger」（回巢）。近年來由於金融海嘯，「回巢族」越來越多，很多年輕人從租住的公寓搬回家裡，依靠父母生活，而不必自己在外租房。張羅一日三餐了。這與注重獨立自由、走出校門便離開家庭獨立謀生的美國傳統，可謂大相逕庭。筆者一位表姐定居在紐約，她對美國的回巢現象深有觸感，她有不少美國同事和朋友，在經濟低迷、面臨失業

眼下，「啃老」現象已成為我國一大社會問題了。權威機構調查顯示：我國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城市家庭存在「啃老族」，農村中也有百分之四十依靠「啃老」生

活。社會學家憂心忡忡將「啃老族」稱為「新失業群體」。

其實，「啃老族」並非中國特有，在一向注重個人獨立的西方國家，也有不少「啃老族」呢！在美國，啃老現象被稱為「boomeranger」（回巢）。近年來由於金融海嘯，「回巢族」越來越多，很多年輕人從租住的公寓搬回家裡，依靠父母生活，而不必自己在外租房。張羅一日三餐了。這與注重獨立自由、走出校門便離開家庭獨立謀生的美國傳統，可謂大相逕庭。筆者一位表姐定居在紐約，她對美國的回巢現象深有觸感，她有不少美國同事和朋友，在經濟低迷、面臨失業

業仍在艱苦維持，冠和博物館還算精良，但推廣力度遠比不上私營經濟。其實，原因與大多數不如意的私博相似：政策上界定模糊，總算有些起色，譬如樟木頭鎮就考慮到其對當地文化生態旅遊的獨特帶動作用，進行了幫扶。根據當地寫字樓、計程車以及電視等在內的平台，冠和博物館還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緩解。不過，冠和的脫險，並非具有代表性。其背後，很多同

理以及資金扶持缺失等。有人慨嘆，私博受重視的程度不如公博。據悉，冠和博物館還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緩解。不過，冠和的脫險，並非具有代表性。其背後，很多同

私人博物館難如人意



一舉拿下了廣東最大的私人博物館的桂冠。博物館規模不算小，館藏也有許多精品，最初以古代傢俱為主，目前已擴大至青銅器、陶瓷、雕塑、兵器以及畫作等，分為十四個展區。可是，號稱擁有屈指可數明清名貴古典藝術品，卻在去年一度陷入經營危機，導致關閉倒閉的險境。文物收藏的投入與维修保養方面，我們可以說得上是蘇永友談起有如此沉重的慨嘆，一度制定過渡性閉館計劃。

廣東也先後有不少稍有名氣的私博趕場，不過，形勢也未能樂觀。二〇一〇年，香港冠和國際集團總裁蘇友在東莞樟木頭辦起了華南第一家博物館，之後又在二〇〇四年在惠州辦起

一個人的雜誌



段懷清

雜誌。不過，這不是一份只談風月、「僅飲苦茶」一類的文學刊物，儘管有張愛玲這樣的純小說作家以及炎櫻這樣的純閒人參與其中。

之所以說這不是一份完全意義上的純文學刊物，有若干原因。首先，該刊創刊號《試談國事》一文，該期收尾的，又是一篇譯文《中國革命外史》——這樣一期刊物，哪怕中間文章再風花雪月，也只因爲爲儒其冠、武其靴的首尾裝扮，而讓讀者感到多少有些莫名其妙。

其實，從晚清做西例開辦雜誌以來，同人刊物就佔據了雜誌的絕大多數，其中不乏兩支支撑整個雜誌的，傳教士們主持的中文刊物不說，就連康梁變法前後辦的《強學報》、《時務報》等，亦莫不如此。甚至到了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，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等，仍然沿襲着晚清以來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辦刊傳統。

上個四十年代中期，在辦報之餘，胡蘭成曾經辦過一個名爲「苦竹」的文學雜誌。這不是一份只談風月、「僅飲苦茶」一類的文學刊物，儘管有張愛玲這樣的純小說作家以及炎櫻這樣的純閒人參與其中。

這就是《苦竹》的創刊，不過是胡蘭成心血來潮，多爲向人招搖自己新得佳人一類的風花雪月。《苦竹》第一期，除了張愛玲的一篇隨筆散文《談音樂》和炎櫻一篇《死歌》外，就只剩下路易士的《詩四首》，其餘絕大部分出自胡蘭成的手筆，不過他分別用了敦仁、貝煥煌、王昭午、江梅等筆名。

不知道爲什麼，當時胡蘭成的《今生今世》恐怕還不過爲腹稿，竟然已經忙不迭地在此廣告或許只是想與張愛玲的作品並列，廣而告之，儼然是另種風雅的結婚啓示。也或許，這既滿足了張愛玲作爲女性對於婚姻的再正當不過的期待，也大大滿足了胡蘭成與張愛玲在文學上打個平手的壯志雄心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後來亡命日本期間才完稿的《今生今世》中，胡蘭成仍喋喋不休地解釋說自己寫這些東西，其中一個很重大的衝動，就是要在文學上與張愛玲一爭。這當然是胡蘭成式的聰明或者春秋筆法，此不展開。

如果說創刊號《苦竹》多少還拉一個路易士來作爲擋箭牌，免得世上文學青年過於欣羨，那第二期的《苦竹》，則已經完全成了夫妻店。除了已經被周作人逐出師門的弟子沈鈞儒的一篇《南來隨筆》，給青年過四十的胡蘭成，已經開始毫無掩飾地大談「文明的傳統」、「一類的高論」，甚至將自己當年在廣西時候的「年少之作」、「男歡女愛」的改頭換面，刊登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上。而在該期壓尾的一篇《談論金瓶梅》，也實在讓人想起一九四一年二月擴充之後的《國民新聞》，因爲那上面曾經連載過連環畫的《苦竹》的「苦竹」，需要《男歡女愛》甚至《金瓶梅》來沖淡，這樣的一篇《金瓶梅》，因爲那上面曾經連載過連環畫的《金瓶梅》來沖淡，這樣其實，戀愛中的人總是容易得意忘形，或者過分膨胀而不自知。如果說第一、二期的《苦竹》，多少還有兩三個外人作者，到了第三期，胡蘭成乾脆一個人唱起了獨角戲。而且也拉下了純文學的假斯文，乾脆顯露出「社論家」的真本色。《苦竹》第三期連帶《獻歲辭》一共建發了八篇文章，其署名有夏隱秀、中國人（署名「胡蘭成」）、中國之命運與蒋介石（署名「蔣介石」）、中國問題與日本本身問題（署名「夏隱秀」）、中國之命運與蔣介石（署名「敦仁」）……

林語堂收起煙斗，走過去端詳四個墨跡未乾的大字：「聰明係與糊塗相對而言。鄭板橋曰：『難得糊塗』，『聰明難，由聰明轉爲糊塗猶爲難』，此絕對聰明語，有中國人之精微處世哲學在焉。惟吾恐中國人雖聰明，善裝糊塗，而終反爲此種聰明所誤。中國之積弱，即係聰明太過所致。」

一隻白色的波斯貓跳到季羨林的腿上，嬌滴滴地蹭來蹭去。季羨林把它攬到懷裡：「我也是難得糊塗黨的成員。我把糊塗分爲兩種，一個叫真糊塗，一個叫假糊塗。我的結論是：真糊塗不難得，真糊塗是愉快的，是幸福的；



楊芳菲

天目山水

(攝影) 楊芳菲

鬼饅頭

王兆貴

第一次聽到這麼個恐怖的名字時，還真有一點恍惚。那感覺有些虛幻，讓我想起了童年聽到的鬼怪故事，也勾起了我對民間祭祀的回憶，好像在香煙繚繞中看到了「鬼節」的供品。

其實，「鬼饅頭」是一種蔓生木本植物。

陪外地來的親友遊覽中山門，見城牆上布滿了像爬山虎一樣的藤蔓植物，且掛出了一個個像

無花果一樣的果實，不免有些好奇。順着城牆

踏躡了一段距離，發現這東西還是從牆縫裡鑽出來的，密密麻麻地匍匐在城牆上。這在老南方眼裡也許不值一提，但對於北方人來說，難免有些陌生和怪異。

原來，這種植物學名叫薜荔（Ficus

pumila Linn.），屬於常綠攀援桑科灌木，生命力很頑強，種籽歷經多年仍可發芽，但生長速度非常慢。中山門城牆南段的這一大片「鬼饅頭」，其實就是一株，主根是從距離地面約四米的牆磚縫裡冒出來，已有人的胳膊粗。推算起來，至少有二百歲，比明城牆的年紀小不了多少。薜荔的枝蔓上生有吸附力很強的不定根，是非常優良的護牆、護坡植物，已被廣泛用於隧道和路基兩旁，能防止山體滑坡和水土流失。

薜荔分布於我國長江以南至廣東、海南各省。因產地不同，名稱甚多。除鬼饅頭外，還有薜荔、鬼臼、石壁蓮、木瓜簾、木饅頭、文頭榔、風不動、泡樹、糖饅頭、涼粉果等。每年十月，是「鬼饅頭」的掛果期，雄株和雌株都結果，雄株果實中沒種籽，雌株果實裡不僅有種籽，還可以食用。

薜荔的種籽中含有凝膠樣物質，水解後能生成葡萄糖、果糖

、阿拉伯糖等，是我國傳統的食物原料，可以煲湯，也可加工

製作天然保健涼粉，所以稱作「涼粉果」。在湖南、江西等產

區，人們自唐代就開始用薜荔果加工涼粉了。製涼粉前，先削皮，再切開，然後晾乾。加工時，裝入乾淨布袋，浸入涼開水

中反覆捏揉，直到將其膠質全部擠出。提出布袋後，靜止半小時，即可凝成晶瑩剔透的天然涼粉。吃上一碗，暑氣頓消，在當地有「六月雪」、「水晶凍」的美譽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，以薜荔果爲原料加工的商品化涼粉也已問世。

我國有關薜荔的記載，最早見諸於《山海經》、《楚辭》

以及《本草綱目》、《本草拾遺》等古籍和醫書中。屈原在《山鬼》的篇首就放歌「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帶女蘿。」

薜荔亦稱「木蓮」。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中告訴我們：木蓮，延樹垣牆而生，四時不凋，濃葉莖強，大於絳石。不花而實，實大如杯，微似蓮蓬而稍長，正如無花果之生者。六、七月，實內空而紅；八月後，則滿腹籽大，籽如柳子，一籽一鬚。其味微澀，其殼虛輕，鳥、鳥、童兒皆食之。可見，我們的先民早已熟悉並利用薜荔了。

薜荔分布於我國長江以南至廣東、海南各省。因產地不同，名稱甚多。除鬼饅頭外，還有薜荔、鬼臼、石壁蓮、木瓜簾、木饅頭、文頭榔、風不動、泡樹、糖饅頭、涼粉果等。每年十月，是「鬼饅頭」的掛果期，雄株和雌株都結果，雄株果實中沒種籽，雌株果實裡不僅有種籽，還可以食用。

薜荔的種籽中含有凝膠樣物質，水解後能生成葡萄糖、果糖

、阿拉伯糖等，是我國傳統的食物原料，可以煲湯，也可加工

製作天然保健涼粉，所以稱作「涼粉果」。在湖南、江西等產

區，人們自唐代就開始用薜荔果加工涼粉了。製涼粉前，先削皮，再切開，然後晾乾。加工時，裝入乾淨布袋，浸入涼開水

中反覆捏揉，直到將其膠質全部擠出。提出布袋後，靜止半小時，即可凝成晶瑩剔透的天然涼粉。吃上一碗，暑氣頓消，在當地有「六月雪」、「水晶凍」的美譽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，以薜荔果爲原料加工的商品化涼粉也已問世。

我國傳統醫藥學認爲，薜荔之果、根、枝均可入藥，有祛

濕利尿、補腎固精、活血通絡、清熱解毒、固澀止瀉、產婦通

乳等功用。唐代時，薜荔不但已入藥，而且其葉還作爲抗衰老藥物而應用於世。明代以後，人們對薜荔的認識及開發利用尤

爲深入。現代科學研究表明，薜荔植株的乙醇浸出液可分離出

內消旋肌醇、β-谷甾醇、蒲公英甙乙酸酯、β-香樹脂醇乙酸酯等。故有降血脂、抗腫瘤等作用。薜荔這種野生植物，以其天然保健的優勢大行其道，並爲更多的人帶來安全健康的

美食。在產地民間，各種食療食補驗方也不鮮見。如，夜盲、疔瘡、癰癧、遺精、淋症以及病後虛弱、乳汁不通、小兒消瘦等，都可按方進補。

其實，從晚清做西例開辦雜誌以來，同人刊物就佔據了雜誌的絕大多數，其中不乏兩支支撑整個雜誌的，傳教士們主持的中文刊物不說，就連康梁變法前後辦的《強學報》、《時務報》等，亦莫不如此。甚至到了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，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等，仍然沿襲着晚清以來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辦刊傳統。

上個四十年代中期，在辦報之餘，胡蘭成曾經辦過一個名爲「苦竹」的文學雜誌。這不是一份只談風月、「僅飲苦茶」一類的文學刊物，儘管有張愛玲這樣的純小說作家以及炎櫻這樣的純閒人參與其中。

這樣的純小說作家以及炎櫻這樣的純閒人參與其中。

人感到多少有些莫名其妙。

其實，從晚清做西例開辦雜誌以來，同人刊物就佔據了雜誌的絕大多數，其中

不乏兩支支撑整個雜誌的，傳教士們主持的中文刊物不說，就連康梁變法前後辦的《強學報》、《時務報》等，亦莫不如此。甚至到了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，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等，仍然沿襲着晚清以來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辦刊傳統。